

继承发扬《讲话》精神 繁荣发展军事文艺

□胡 可



我是在1943年读到《讲话》的,那时敌后晋察冀根据地正处在反“扫荡”当中,在行军途中大家听读了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的《讲话》全文。我们几个搞创作的同志特别受鼓舞。我那年22岁。

当年这篇《讲话》使我对中国革命事业中的文艺问题有了基本的认识。随着多年文艺工作的实践和学习借鉴,《讲话》中讲的一些道理不断地得到印证,从而形成了我的文艺观。今天回想起来,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毛泽东同志应大家的要求在调查研究了文艺界的情况以后召开的。整篇《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述了文艺问题的方方面面。我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这篇精辟的论述,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艺问题认识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当年对文艺问题的认识和主张的最完美的表述。

作为一个在战争环境下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的军队文艺工作者,初步的革命觉悟和对文艺的爱好,很自然地形成了按照党的要求把文艺用作武器向群众进行宣传的责任感。学习了《讲话》,这种责任感也就更为牢固。特别是懂得了教育者也要受教育、做先生也要做学生的道理,此后的“下乡”、“入伍”也就不只是搜集写作

的材料,而更注重参加群众的斗争实践,更看重思想情感的收获,更加愿意到艰苦的地方经受磨练,更愿意自讨苦吃。后来进行创作,动情时常常感到是在替牺牲的战友说话,替养育了我们的老大伯老大娘说话。

《讲话》的发表,使我国的文学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人民文艺的时代。其标志是文艺的服务对象从知识分子扩大到以工人、农民、革命军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文艺创作的内容也更多地转向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劳动人民的人物典型更多地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

作为军队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为能够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而自豪。我军的

光荣传统当中,也包括十分重视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段来鼓舞部队士气,来向群众进行宣传,来进行自我教育。由于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随着部队的不断壮大,我军的文艺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表以后,广大军队文艺工作者更自觉地深入到部队生活中,并创作出一批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作品。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夕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演出的剧目《刘胡兰》《炮弹是怎样造成的》《不要杀他》《子弟兵和老百姓》等,大都是军队文艺工作者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的文艺工作已成为我国整个文学艺术战线一个重要的部分,革命军人的形象开始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开始登上戏剧的舞台,军旅歌曲开始进入校园、进入广播。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军旅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工作又有了迅猛发展。特别是反映我军丰富的历史、描写我军各具风采的领袖人物的作品,已成为向部队和广大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教材。而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党的“二·二”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通过几十年来我军文艺工作的实践和传承,我们已经有了一支方向正确、思路开阔、富有创造精神的创作队伍,预示着在本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中,将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我作为一名84岁高龄的老文艺工作者,对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是从不知到知,认识上从浅到深,从不自觉到自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讲话》精神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讲话》精神融入了我的血液,滋养着我的艺术生命,使我增长才干、使我能够服务于工农兵学商,一路走向军队发展壮大的伟大进程,一路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发展。

《讲话》发表后,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层层严密封锁,《讲话》精神不能及时传达到我们晋察冀根据地。只有冲破敌人的封锁后,油印的《讲话》材料才断断续续地传到我们抗敌剧社。

学习《讲话》后,我们演出了儿童联唱《爱护树》;边区选举,我们创作了“选举歌”;要宣传党的“双十”政纲纲领,我们编写了《王老虎进庙》,我们跳霸王鞭,加政策词。各种文艺形式我们都使用过。群众特别喜欢看,因为演出吸引他们,感动他们,还宣传党的政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品”。这就是所谓的作品来源于生活。因为我们文艺工作者是在战火硝烟中工作、学习、战斗,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所以,我们除了向他们学习外,还加深了共同的感情,熟悉了共同的语言,才能创作出好作品。可以说我们起到了从火热斗争中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直到今天,我虽然已经离休,但一辈子做演员,直到参加奥运会文艺演出,参加

《讲话》精神

滋养着我的艺术生命

□田 华



扫荡中牺牲;我父亲被敌人的残暴吓得病倒身亡……这一切的一切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对我的创作有“愤怒出诗人”的作用。这就是“火热的斗争”中,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经历了这种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战争,我能演不好吗?《讲话》中指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正因为“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我们艺术生命的源泉”,我能演不好《白毛女》中的喜儿吗?我能演不好《党的女儿》吗?经历了1944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到大山里开荒种谷子,我能演不好《兄妹开荒》吗?

70年来,我是学着《讲话》精神一路走过来的,离休不离伍,永远是一个姓军的军人。在不同时期,我对《讲话》有不同的认识和感受,认识在不断地升华,体会和理解也更深刻。正如李长春同志代表党中央讲话所指出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文化源于人民,文化为了人民,文化属于人民”。我们演员也是人民的人,我要牢记党的几代领导人对文艺工作的亲切关怀,做一个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军人。

为写出能被战士们所接受、所喜爱的作品,每年我都要花大量时间深入部队体验生活,了解战士们的情感,掌握他们的需求。应该怎样歌颂他们?怎样表达他们的心声?怎样激发他们的战斗意志?等等,这些问题我经常在思考,在艺术实践中追寻答案。无论是在训练场、演习地,还是在边防哨所、高原海岛,当听到自己创作的歌曲在战士们的口中吼出,在军营里回响,甚至受到许多老百姓的喜爱,在各种场合传唱,我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欣慰,有一种实现价值的喜悦,也更激励我坚守军营这个舞台,为部队官兵写歌、写出好歌是我的职责使命。

四、文艺必须坚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要求,军队文艺工作者就是要以德艺双馨的标准立身做人。胡锦涛主席强调“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做到德艺双馨,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我始终认为人品决定艺品,只有自己拥有崇高的境界追求,才能创作出感人的心灵、发人深省的精品力作。创作中我始终坚持一定要高品位、高格调,不符合这个要求的创作一律不接,有些创作可能一分钱报酬也没有,但只要是应该做的,就是往里搭钱也要去做,而且必须拿出一流水平。我感到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比挣一大笔钱更加有价值。文艺工作者有德而少艺,不能创作出好作品,但有艺而少德,会产生更糟糕的社会影响。只有在不断提高作品艺术水平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才能产生真正的传世之作,才能真正成为艺术家。德艺双馨应该是文艺工作者追求的最高境界,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这一追求。

弘扬时代精神 抒发人民心声

□印 青



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这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铮铮誓言。歌曲播出后受到称赞和好评。

二、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军队文艺工作者就是要用优秀的文艺作品抒发百姓心声。《讲话》强调“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文艺规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我看来,这些重要思想与《讲话》精神一脉相承。作为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一直以来,我在创作中注重用最恰当的音乐旋律来展现和提升歌词的思想内涵,用大家普遍喜爱、易于接受的音乐语言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追求,使人们通过歌声昂扬斗志、焕发激情。我更愿意表达“大情·大爱”,更愿意表达对祖国、对人民、对时代的沉浸于心底难以言表的崇高感情,我希望自己的音乐情感要深、境界要高,能够成为人民共同心声的代言。这些年我努力做到这一追求,写了一些作品,像《走向复兴》《天路》《西部放歌》《世纪春雨》等。《走向复兴》我写了十几稿,费了不少心血,反复尝试,最后确定用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式风格、用民族民间的音乐语汇、用简洁明快的群众歌曲形式来创

作。歌曲推出后获得了好评,许多人说这首歌曲体现了人民群众无比坚定的信念、众志成城的斗志、创造辉煌的追求,唱出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共同心愿和时代呼唤。

三、文艺必须肩负起使命担当,军队文艺工作者就是要用嘹亮的军歌壮军威鼓士气。《讲话》发表后,革命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深入火热斗争,创作出一大批至今仍被广为传诵的经典作品,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愿以前辈为榜样。作为一名军队的文艺工作者,我深刻意识到为官兵服务、为战斗力服务,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我在军营出生、在军营长大,是部队培养了我,我对军队和军队文艺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军人,军营生活、部队官兵是我最熟悉最了解的;作为军队的作曲家,写军旅歌曲也是我投入精力最大、创作最多的。这些年我先后创作了《当兵的历史》《边关军魂》《不要问什么》《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等几百首军旅歌曲。

坚定理想信念 热情书写人民



作为一名上世纪70年代入伍的军队戏剧工作者,我也是学着《讲话》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今天,我们重温《讲话》,内心仍然有着特殊的情感。

《讲话》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我一直在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群人啊?他们来自全国各大城市,有的还来自海外,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有的人甚至早已成为文化界的名人,而他们却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义无反顾地聚集在延河河边、宝塔山下,为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为了华夏儿女的尊严,他们放弃了安逸的个人生活,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最原始、最简单的文艺形式开始,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之中。他们的激情至今仍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留在历史的回声之中。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因为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红旗谱》《暴风骤雨》这样的反映现实生活、歌颂时代英雄的作品改变了人生观,明确了生活的目标,并最终投入到文艺事业当中的。从赵树理身上,我们看到他对农民深厚的感情,他希望他写的书也能够出现在集市的摊位上,让那些蹲在地上的农民花上几分钱就能看一本,而不是只看那些三侠五义。我们从山西作家身上看到了他们对千百年来让农民魂牵梦绕的土地、对千百年来压制女性的婚姻制度的关注,我们从郭沫若、曹禺、老舍、陈白尘等人身上看到他们对黑暗统治的愤怒和对理想生活的憧憬,我们从贺敬之、郭小川等诗人身上看到他们对春天的陶醉和对秋色的迷恋,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了他们对祖国、对伟大时代的赞颂。

我们的血管里有着父辈在战场上流剩下的“红”色的血液。我们是带着强烈的自觉意识献身于理想并自觉自愿地为党而歌唱的。在我个人学习戏剧创作的30年时间里,创作过大型话剧、歌剧作品44部,其中歌颂优秀共产党员、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作品就有30多部。在写这些先进人物和革命伟人时,我和我的合作者首先被他们的精神世界所感动,同时我要求自己把这种感动化作真实情感传达给观众,让观众看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作为普通人的理想信念,作为先进分子的精神品格。在坚持这类题材创作的过程中,我经历着社会上各种思潮和现象的影响。因此,在新时期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主流价值观,坚守好思想文化主阵地,用自己正面作品的精神力量郑重发言,争取着、影响着、抢夺着祖国的年轻一代,并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名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肩负的使命和应尽的责任。

7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的第四章开门见山指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加强文艺理论建设,培养高素质文艺评论队伍,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我感到,军事文学的繁荣离不开理论批评,这一点在思想文化多元多变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个方面,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近20年来,军事文学受到了“政治语境淡化,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在军事文学批评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国家意识形态并非易事。在某种“淡政治而重学术”的价值取向引导下,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领域中,军事文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被“边缘化”乃至被“缺席”的尴尬处境。正因如此,我在长达20年中发表近200万字军事文学理论评论的基础上,又于1999年申请立项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军旅文学50年研究”,用62万字梳理了新中国50年军事文学的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戏剧、影视文学,其中就包括对在座多位作家作品的学习体会。

第二个方面,坚持用“红星论坛”等方式持续培养军事文学理论批评新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军曾经涌现出一批数量质量都颇为可观的军事文学批评队伍,可惜好景不长,从90年代开始,这支队伍便大幅度萎缩,文艺批评人才青黄不接。因此,自从1997年我在军文艺系首开军艺研究生教育开始,就把培养重点放在军事文学理论批评方向。15年来,我的工作岗位几经变动,但我带研究生的教学方式始



发挥文学理论批评的积极作用

□朱向前

终不变,那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边学习边研究,在研究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主要平台是两个:一是与研究生共同构筑“红星论坛”。我给研究生开的主要课程是: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和军旅作家作品研究。我总是分阶段地布置大家阅读当代中国和军旅重要作家作品,然后组织讨论座谈。结课的方式就是每人将自己的发言写成评论,再统一冠以“红星论坛”的名义,以笔谈、对话或座谈纪要等形式发表。近年来先后在《文艺报》《解放军文艺》《西南军事文学》等报刊发表了“红星论坛”近20期共30多万字。二是带着研究生做好课题,从“红星论坛”实践过程中发现人才,再吸纳进课题组。从前述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军旅文学50年研究”到目前正在举行的全军课题“中国军旅文学新世纪10年研究”,前后有20个研究生加入过课题组。如此下来,一书既成,学生们也就掌握了进入并展开军事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方法与路径。只要在工作实践中需要或有机会,就可能脱颖而出,独当一面。目前傅逸尘、朱航满、徐艺嘉等几个“80后”,已然成为活跃在当下军事文学批评战线上的青年骨干。

此外,15年来我在行政、教学工作和研究、演讲毛泽东诗之余,坚持军事文学理论批评写作,除主编《中国军旅文学50年》外,个人还先后出版了《军旅文学史论》《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黄金时代的文学记忆》等7部专著,选集、文论集共计近300万字。其中,《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我之所以对军事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保持近30年不变的热情和追求,往小里说是个人志趣,往大里说是责任感、使命感,那就是要为当代军事文学推波助澜、摇旗呐喊、树碑立传,并以此为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竭尽绵薄之力。

本版图片摄影:岱天荣